

北
平
情
歌

北
平
情
歌

版出日二十二月二年六三九一
書叢社詩雨風

有所權版

售銷總店書明開角陸洋大册每

古意

紅楓葉生在山前
深秋時落下山澗
路人要輕輕拾起
若爲了愛的情面
明年的百花開來
美麗的沒有人見

長江的碧水東流

別離時再無留戀

I
秋
日

北平情歌目次

序曲

工秋日

秋日

大風

殘秋

明日

暮之訣別

黃昏的歌

零落

落葉

一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午後	一〇
歸遊	一一
秋雨	一三
風停的靜夜	一四
初雪	一五
井畔	一七
冬深	一八
冬日野外	一九
爐旁夢語	二〇
嚴冬	二三
北平一	二四
北平二	二五
柿子	二六
廢名宅前	二七

二 無題

待	二九
破曉	三〇
孤夜聞笛	三一
偶得	三三
春晨	三四
今夜	三五
落花	三六
藍天	三七
晚紅門外	三九
無題	四〇
夏之深夜	四一
窗前	四二
秋興	四三

秋來……………四四

寒夜……………四五

秋深一……………四六

秋深二……………四七

秋深三……………四八

秋夜的燈……………四九

夜……………五〇

秋深四……………五一

冬之曲……………五二

Ⅲ 愛之曲

情歌……………五五

雨……………五六

昨夜……………五七

秋晨……………五八

雨巷	五九
詩成	六〇
古城	六一
秋之色	六二
河柳	六三
小園	六四
彈琴	六五
近日	六六
愛之曲	六七

秋日

秋日的林間青天高爽的

紅意的楓葉有人折去了

是誰有着一把長柄的掃帚

且掃着小徑上的落葉呢

綠衣的郵差從林間走去

秋風的原上白雲馳過

馳過悠遠的江上嗎

秋林下的人

乃作着種種的白日想

大風

秋風的昨夜裏想着什麼呢

今早上起來後院中的風更大

搖擺窗前的大樹黃葉疎落的

拂掃着高高的天嗎沒有一句話

殘秋

殘秋的寒冷夕陽仍可愛的

但悄然的少女的心我想什麼呢

我悄悄的扶着她藉慰的回去

淒涼的雙淚落在我肩上

明日

待明日風吹開了明日的花
今夜是企盼之夜而且沉靜的
青天上深深的星子照我家
牆外的更聲乃漂泊不定的

暮之訣別

幽林暗暗空氣在潛流
呼吸着不同生活的人
一顆新星燦然初起了
林中永訣的，悲哀着

黃昏的歌

黃昏的藍天秋已深了
街上過如夢的叫賣聲
有着落葉飄然而下的
便引來無端蕭瑟的風

零 落

別失掉最後的一次
滿園零落的看花人
零落嗎是秋的街上
今天我獨自踽踽着

落葉

秋風吹落了樹葉後
北斗星每夜在窗前
我每夜是睡得好的
輕輕的夢繞在屋簷

午 後

無風的秋深的藍天
迢遠的是幸福之戀
午飯時窗外的炊煙
午後已消失到不見

歸遊

地上有平行的樹影
遠山有重重的顏色
樹與樹有一些距離
若量着道路的遠近
從遠方拖來人力車
紅樓的歸人無話了

昏野的山坡無限意

更深的印在人心裏

秋雨

空寂的街上雨昨夜停了
馬路是長長的爲着誰呢
爲誰嗎咳它曲廻的遠了
仍留着陰雲若暮春的嗎

風停的靜夜

風停的靜夜門前悄悄的
電燈明亮而呼吸輕輕的
門外的馳想仍戀風意嗎
有着客子與旅行者的心

初雪

無聲的一夜飄墜下大地
清早上行人留下了足跡
這初冬以來第一次雪花
乃輕輕帶到重來之趣味
傍晚遠遠的無人明白中
微寒的林內暗留下風意

清冷的街角一面柵欄前

橫直的綫條高矮自疎密

井 畔

冬天的井畔是凝着冰的
而冰上也有繩索印子了
夜深的月色曾照在人家
井畔的女兒終年起得早

冬深

嚴冬的藍天夢意深深的
北風中孤峯落入了黃昏
林間晚煙如一縷不斷的
情絲，到更遠的亂山中

冬日野外

冬日的野外有深青的天
風沙吹起在曠野之間了
誰乃徘徊於陳陳之墓傍
在幽深林下古木之場所

爐旁夢語

冬天黃昏裏的爐旁

燃着若青春之火燄的

誰是冥想者的過客

輕輕的若在窗外了

孤寂是一點罪過，開着地獄的門

與天堂的門相遙對着

冬天的黃昏裏且有着睡意

驚醒在五色的喧嘩裏

嚴冬

嚴冬的天清澄而凜冽的

海上的風吹來時皮膚若冰了

但仍有人在海風的道上走着

看着天像深深的海呢

長長的道上有寂靜的影子

長長的窗外有藍天麗日

却是誰想着冰的透明與凜冽的天

又走上海風吹來的道上

北平一

北平雖然是今冬又多陰
但仍有深高一綫的天青
我家的院子不覺已久了
簾外深宵時不寧靜的心

北平二

冬風吹來時天藍如海上
北平的居民在邊城古巷
昨天的朋友從此去遠方
請勿告我以江南的惆悵

柿子

冰凝在朝陽玻璃窗子前
凍紅的柿子賽蜜一般甜
街上有疎林與凍紅的臉
冬天的柿子賣最賤的錢

廢名宅前

年中的暮色伴着棵古樹
邊城的號聲浮動過大路
新貼過春聯居士的門前
讓過了來往的行人無數

II
無
題

待

待冬天的風吹過了大海又輕輕睡了的時
候
院中有三色的花，而夜深有輕輕的咳嗽
我將起來關好了房門因為怕一點的風
乃聽見靜穆的階下一隻宵虫的獨奏

破曉

仍想着冬晨小販的喚聲拖長過如夢的深巷
牆外有不時陌生的語聲路人多單調的歌唱
乃驚響案頭滴落着的鐘與昨夜未完的文章
窗前黎明中微風的藍天獨帶着春宵的流浪

孤夜聞笛

東風又來時院中的楊柳星子如明眸的消瘦
笛聲乍起了是路遙山長少年多雄心的節奏
夢想着牆外悄悄的語聲是誰呢是誰的消息
問遍了窗下却沒有回答怕又到暮春的時候
隱隱的車聲如一曲夢寐遠遠的離開了市聲
青天上白雲緩緩移動着浮過了初生的樹後

夜深氣氛中乳色的丁香生命乃如一縷清泉
滿院的花語萬方的沉寂伊人已舊時的衣袖

偶得

春天的寂寞像江南艸岸
橋邊漸覺得江水又高漲
孤雲如一朵人間的野花
便落在遊子青青衣襟上

春 晨

日出高高的走出大門去
朋友們青青在天的遠處
清晨的楊柳是春的家鄉
白雲遮斷了街頭的歸路

今夜

燈下的心伴着夜之歸宿
今夜的窗前誰悄悄走去
是夢嗎是昨夜的回想呢
青色的燈下有無限愁緒

落花

清晨的孩子拾去了殘花
窗外飛紅時朋友來我家
橋頭的夜話流水悠悠的
邊城的一夜安息下風沙

藍天

過度了飛鳥天意更深深
街頭空留着小販的喚聲
無心的白雲自在幻變着
階前的綠意今年艸又生
榆葉梅花如一串的夢寐
你可以彈琴對院中的風

滿庭的日影斜過芳隣去
落花的顏色猶做下黃昏

晚紅門外

初晴的天氣小小的門外晚紅的顏色
遊子的思家一點的哀愁無限的蕭索
遙想着牧野令一支笛聲如畫裏歸來
但門外晚紅如一曲短歌又早已零落

無題

一片雲吹開仍是青的天
遠的樹與風
零落的是花那鳥的喉頭
自然的回聲
黃昏有着它美麗的顏色
永遠無言的
明日的心上懷念着遠方
別意已深深

夏之深夜

靜夜的自然生出了黃月海樣的窗外
那樹梢的烏樹梢上的天樹下的藍色
窗外寂靜的我的園子裏門在那裏呢
童年的哀愁如一縷煙雲黯黯的流過

窗 前

窗前靜靜的每一個下午日影與風聲
海天的馳想兒時的夢意寂寞自深深
藍色如一片永無邊際的純靜的鄉土
誰是那清晨自由的旅客門外的先生

秋興

想天南歸人乘着片落葉若不勝千里
去哪方遊蕩正清秋時節雲霧地吹起
紅的楓樹葉黃的槐樹葉白的淺水邊
曉色是藍的因爲有餘煙在清寒風裏

秋來

站在院子裏看天風吹拂過塔松尖頂
秋日的蝴蝶如一片落葉便翻飛無影
讀書人窗下該有着什麼點綴着秋來
黃昏的楸樹遠遠的青山淡淡的重嶺

寒夜

寒夜的風是旅行者的伴搖落了樹葉
秋意已深時無人的牆外遠道的情切
脚步若無意敲打的更聲驚走了賊人
星子做多情夜半的林間久行之憑藉

秋深

北平的秋來故園的夢寐輕輕如帳紗
邊城的寂寞漸少了朋友遠留下風沙
月做古城上情人之夢吧夜半角聲裏
吹不起鄉愁吹不盡旅思吹遍了人家

秋
深二

黃昏的風色漸凍老紅葉吹上了城樓
畫角的哀愁如一曲夢寐如有着隱憂
今年的天氣寒意較遲的若記下愛戀
街頭的小販以新的叫賣知道已秋收

秋
深三

誰見過早晨紅葉上的風凝凍了顏色
寒意從屋頂流過了屋頂輕煙正漂泊
秋深的夢寐無限清醒的悠然如遠天
但藍天如海深深深深的寂寞更蕭索

秋夜的燈

秋夜的燈是苦思者的伴風意寒峻地
獨行者的心仍想着燈嗎一點的華麗
窗下乃開着客子心上的多關情的花
而長夜的燈遂成爲每個家室的暖意

夜

多星的夜裏落下的樹葉沒有人知曉
窗下無風時沉默的消息零落了飛鳥
法源寺鐘聲遍遍敲過後安靜的窗前
妻有病以來入夜的工作漸成愛好了

秋
深

冬風試割斷季候的顏色
秋天更飄渺
清晨有滿街零亂的碎葉
如是待誰掃
馬路的正中却長長留着行人之空處
秋深的魂魄乃靜靜沒入無人之鄉了

冬之曲

清晨窗子上薄薄的水花留半截陰影
昨夜的風聲仍吹在窗外冰凍了天井
人做爐子旁多情的顧客火態熊熊時
夢在遼遠的清澄長天外獨自未清醒
朝陽的紅色如一片秋光仍照半窗前
瓦上的寒霜尋遍了殘葉流落在屋頂

春風如一曲隔壁的短歌不知是誰家
遊子有心上無限的關情重門還閉緊

Ⅲ
愛
之
曲

情 歌

靜藍的街頭上秋風正輕快
疎枝間的黃葉零落在天外
男兒們自有着萬里的雄心
故不向隣家女求終身的愛

雨

清早上的巷中秋雨在門前
江南的行客到爲說好麥田
北平的城門樓時有好風景
已留在邊城下匆匆又數年

昨夜

昨夜裏有風聲吹拂過林內
從山中回來後紅葉更憔悴
十月間在北平已不似江南
朋友們來信說夜來多寤寐

秋晨

清晨如少女般羞人怯怯的
輕輕在紙窗下收拾起殘夜
秋深中的條帚風聲沉默時
今早上賣柴聲乃無所憑藉

雨巷

清早上霏霏的霧濕了樓台
冷清在朱門外秋雨正徘徊
一夜的寒意後寂寥長巷裏
打傘的油條販敲梆才走來

詩 成

讀書人在窗前低吟着詩句
微雨中的紙傘小孩上學去
秋來的懷想病每對着藍天
紙傘上的聲音乃復趣有佳

古城

西北風吹散了秋深一片雲
古城中的夢寐一散更難尋
屋背上藍天時悠悠無限遠
黃昏來的凍意惆悵已無窮

秋之色

霜凝在紅葉上冰結在秋深
紫菊花的顏色一夢正清芬
遠行人足印子流離大樹下
清晨的疎枝後有淨藍的風

河柳

江南的明月下樵夫行未久
古城邊的秋色窈窕御河柳
花飛在三月裏留作燕泥香
枝落在深秋時願折行人手

小園

陽光中輕掃着黃金的落葉
朱門的小園中深深正凋謝
清早上屋背後靜靜鴿子飛
藍天上的一角海風已凜冽

彈琴

低低的小窗下
淅瀝未曾停
雨天的斗室中
適宜於彈琴
昨夜裏的風聲
收拾殘葉後
屋背上的光景
狼藉不勝情

近日

近日裏的沉靜冰結在花樹
在清早的時候瓦上有落葉
天藍到最遠方何日故人來
遠近的空巷中悠悠成日夜

愛之曲

都市裏的黃昏斜落到朱門
應有着行人們憐惜着行人
小巷的獨輪車無風輕走過
冬天來的夢意天藍過高城
街頭的人影子拖長不多久
紅牆上的幻滅何處再相逢

回頭時滿眼的青山與白水
已記下了惆悵一日的行程

自跋

出書難，想書名更難：想來想去想起了這樣一個名字；有人說你莫非開倒車又回到十九世紀去了嗎？又有人說這名字很像民間文學，比起夜，春野與窗大衆多了。其實說起來都不是。我去年春天乘了一個機會的方便，到南京上海蘇州杭州玩了一遭，一直到暑假天熱了才又轉回北平；回平後便着手印春野與窗；集子印成已是深秋；此後的詩便是這集中所收的了。到南方玩了一遭，回平後對於北平彷彿有了

更多的繫念，這未必就是因為離別了三四個月的關係，也不盡然是南方便沒有比北方更好的地方；或者只是一點癡情吧；這一年多我乃與北平有了更深的默契。據說寫詩是要生活豐富的；而自已這一年來，除了上課堂教書外生活便如一張白紙；然而依然有這樣不算太少的一些短詩，雖然如此平淡，已不能不感謝是這古城的賜與了。她并不曾使我生活怎樣豐富，而且我也不過就是住在這裏而已，終於未免有情，因即以此爲名。